

流金岁月

■特约撰稿人 李季

小小竹子节节空，劈开篾子编灯笼。正月十五发的亮，照得一年四季红。

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声，好像要给喜庆祥和的春节期间一个圆满的句号，元宵节格外热闹。元宵节必不可少的是花灯，在我们乡下，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在灯节都要玩灯笼，因为火红的灯笼可以带来一年的好运。每年灯节前，大人总会给孩子买灯或是扎灯。

灯笼的样式很多，各种动物、瓜果的造型都有，最常见的是简易的西瓜灯，大人们基本都会糊。男孩子玩的是狮子、猴子、龙之类的灯，女孩子玩的是花篮、花挑等，我小时候玩过的有飞机、猴子什么的。灯节上，打出一个好灯笼，是值得炫耀的事，能吸引很多艳羡的目光。孩子们整个春节都盼着元宵节，希望那时不要下雨、下雪。到了初十，街上、集上就开始有人卖灯笼了，大人们根据家境为孩子选回一个灯笼和几根红蜡烛。这种蜡烛下端有孔，可以插在灯笼里的灯座上。

手巧的大人，买来花花绿绿的彩纸，砍来

竹子，劈成篾条，先扎成需要的形状，然后把彩纸糊上，就可以了。堂弟的姥爷姓许，手很巧，每年都要来给我们扎灯笼。他扎的最好的是狮子灯和花篮。狮子灯全身挂着金毛，微斜着脑袋，瞪着眼睛，张嘴吐舌，威风凛凛，而且脚下还有四个轮子，可以拉着走。花篮四周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小巧玲珑。

灯节的前奏在正月十四晚上就开始了，我们叫“试灯”，就是点亮各自的灯笼，围着村子绕一圈。最热闹的当然是十五、十六晚上。我们有“早十五、晚年下”之说，意思是年夜饭要吃晚，好守夜；十五的饭要吃得早，以便孩子们出去玩。

十五、十六晚上，我们打着灯笼，成群结队地挨家挨户跑，每家的每间屋子包括锅屋、猪圈、鸡圈，都要照上一照，帮助这家照走邪气，照来好运。并且还要念叨：照一照，照一照，蝎子蜈蚣都死掉；照一照，照一照，公鸭母鸭呱呱叫。一个村子照下来，才能回家睡觉。经常有一些孩子，跑得急，摔倒了，或不

注意打歪了灯，蜡烛一倒就烧着了灯笼，来不及扑救，灯笼就只剩下了骨头架。有些孩子会哭，大部分一笑置之，因为到十七晚上，所有的灯都是要毁掉的。

闹花灯的习俗据传始于西汉，辛弃疾描写元夕的热闹景象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我们闹花灯则简单得多，那就是“拼灯”，在本村与邻村孩子之间进行。十七晚上，两村的孩子聚到村头，赖灯撞好灯，拿西瓜灯的专门找花篮灯撞，花篮灯却要去撞狮子灯，这样你撞我、我撞他，直到所有的灯笼都被烧着，大家才嘻嘻哈哈，尽兴而归。当然，有些孩子舍不得撞灯笼，只好在十七晚上不出来，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灯笼，却错过了一场好戏。

到我给孩子买灯笼的年头，大街小巷只有工厂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塑料灯了，不点蜡，用电池。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无数方便，也带走了一些快乐。快乐是简简单单的事，现在的孩子再也沒机会体验“拼灯”的乐趣了吧？

爱的传递

■特约撰稿人 张海燕

小时候过春节，我在看有关春运的新闻报道时，不论是坐火车的、自驾车的，还是骑摩托车的，那么多人挤来挤去的，还要带一大堆大包小包的行李，总是不理解。慢慢地，随着年岁增长，我也明白了其中一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三兄妹正处于长个子的阶段，可是农村的主要收入仅限于农作物的收成，尽管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吃好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遇上改善生活的日子，就是很幸福的事了。嘴馋的时候，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姥爷的到来。那时姥爷做着生意，家门口就是集市，所以，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姥爷隔三岔五就去赶个早集，买来瓜果蔬菜和肉，骑自行车把它们送到千里之外的我们家，足够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了。姥爷通常早上五点起床，赶了早集，六点多赶到我家，我们还处于睡梦中，一听姥爷来了，就知道又可以有好吃的了。姥爷放下东西，喝口茶水就赶回去忙着开门做生意了。

2007年，爸爸从老家来给先生的公司看大门，我和妹妹各自成家，弟弟在北京上班，老家就剩妈妈一人，我们便劝她来漯一起生活，可妈妈舍不得她的家和几亩地，说忙农忙时在老家，农活干完了就来漯河住。我们看她态度坚决，也不便强求。妈妈除种地之外，还种蔬菜和养鸡。自家养的鸡生长周期长，比城里买的鸡口感好吃多了。记得有一次，妈妈在老家把鸡子宰杀了，用小斧子把鸡剁了之后，从老家坐上中巴车来到城里，给我们炖鸡时，鸡肉还温热着，可想而知

妈是起得多么早，一大早宰杀了鸡，把鸡毛摘干净，剁好后带着十几斤的鸡子坐上中巴车赶到城里，为的就是我们中午能吃上新鲜鸡肉。土鸡炖出的鸡汤是金黄色，鸡汤上面飘着一层透明的小油圈，金黄透明。妈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就说，还有五只鸡呢，正养着，慢慢吃。春节过年不用买鸡了，买的鸡子肉吃着像馒头一样，不好吃。我们吃着香喷喷的鸡肉说“好的好的”，妈妈就一脸幸福满足的样子。妈妈除了带鸡外，更多的是她种的菜，生菜、辣椒、豆角、佛手瓜等，每每去站牌接她时，她都是大包小包的。妈说这都是自己种的，没打农药无公害，吃着放心。就连我家吃的面粉，都是妈妈自己种的小麦磨的面。就这样，妈妈做了十年的交通员，并乐此不疲。

2017年，弟弟在北京结婚，成家之后的弟弟让爸爸妈妈跟着他去北京生活。就这样，爸妈离开了生活六十多年的家乡，到北京生活，交通员的接力棒就传给我了，我拉个行李箱在漯河和北京之间穿梭，所带之物均是家乡的普通之物，如干炒瓜子、芝麻糖、老婆烧鸡、五香牛肉等，都是弟弟点名要的。我说，你们大北京没卖这些的吗？弟弟说，有卖的，但吃不出家乡的味道。当然，回家时，我的行李箱也总会被弟弟塞得满满的，那是他给外甥女外甥准备的好吃的。

当年，姥爷给我们送食物是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妈妈给我们送食物是为了让我们吃得更健康，而我这个交通员，是把故乡的味道和记忆送给千里之外的亲人，所以，再次看到春节时人们大包小包的往老家里带礼

品，过了年又从老家里往外带土特产时，我才明白，汽车后备厢里那满满的东西和人们手中的大包小包，都是爱的传递，亲人之间羞于表达的爱，都包含在运输途中了。

如今，姥爷已离开我们多年，妈妈年纪也大了，我这个交通员的运输任务则是刚刚开始。也许，将来，我的孩子也会远行，那时，我会像姥爷和妈妈一样，做好交通员，虽然交通员运输的是家常物品，但里面是亲人之间的沉甸甸的爱呀。

文艺小方桌

有空来坐坐

主办

水韵沙澧读书会

“文艺小方桌”
第五期活动预告

主题：闻香寻找张爱玲
时间：2019年2月22日（周五）晚上6:30分
地点：茶花坊三楼

要求：参加人员提前阅读张爱玲的文字，带着读书心得到场；保持衣着整洁；需关闭手机，保持现场安静。因场地有限，仅限25人，请一定提前报名。谢谢配合。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微信：siying_289169909
电话：13783065109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微信：siying_289169909
电话：13783065109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二十九）

■余飞

过的当地人的手里。所以，西乡将军命令我们……”他走到了小野的身边也和他耳语起来。

郑光死在了台湾

黎明的基隆山深处，晨雾弥漫，一片寂静。突然，从林子里的沟边悄悄冒出一个人头，他机警地向四处张望了一阵，见没有什么动静，又悄悄缩了回去。

片刻，他再次出现了，还搀着一个女人并拉着一个女孩，三个人跌跌撞撞从沟里爬出，又滚滚爬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一抹晨阳照亮了山林，可以看出，这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虽然是一般的山胞装束并衣衫褴褛，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汉人；在他的旁边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女人则明显是个山胞。他们身边则是一个累得喘不出气的孩子，虽然她的脸上已经被汗和泥水抹得看不出真实面目，但还是能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还未成年的美丽女孩。

男人躺在地上喘了一会儿气，终于缓过劲来。他翻过身，拉了拉身边的女人说：“我们逃出来了！我们能活命了！”说着，他又翻身跪倒，对天祷告道：“萧捕头，俺一家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了！”言毕就伏身在地，女人和孩子也随之跪倒，跟着拜了起来。

他们虔诚跪拜的正是萧羌——

吴阿来山寨的土匪里，关着一年前土匪从路上劫来的这一家三口。当然，这里还关着他们掳来的其他人。有的是等着家人拿银子来赎的“肉票”，有的是供土匪发泄兽欲的女人，还有就是萧羌。作为土匪，吴阿来并没有陡生慈悲之心要留这个死对头的一条性命，之所以让萧羌活到现在，一是要从折磨他的过程中获得胜利者的快感，再就是他还存一丝侥幸，把这个名捕作为筹码，让官府投鼠忌器，至少在萧羌活着的时候不敢轻易发兵来剿灭自己，自己也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从已经建立起来的渠道获得山寨急需的军火。

井上上立正：“嗨！”

西乡把井上拉至一边又道：“你是我手下最勇敢、最智慧的军人，这次让你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是军部对你的信任，当然，也是考验，如果你能顺利完成任务，将会因此得到帝国的重用。明白吗？”

井上“啪”的一个军礼：“嗨！”

西乡幽幽道：“哼！法国人对台湾志在必得，所以他们一定会对这里的一切做最深入的了解，而我们要想全面掌握台湾，从法国人的手里获取情报则是最有效的途径，所以，你们在进行自己行动的同时，还要密切监视法国人的所有动向！得到情报后立即回报！”

井上有些迷茫：“情报？”

“对！帝国对这个海岛志在必得，虽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是，情报工作已经早有部署，就连此次我们撤离，大本营也是未雨绸缪，在撤离之前已经派人潜伏到了法国人的身边，任务就是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一切对帝国有用的情报！”西乡低声说道。

“是！将军，那我们？”

“你们的任务不同，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发生联系，如果需要，大本营会安排你们联系的。法国人需要台湾，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目的。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想不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大日本帝国就是黄雀，更是渔人！”西乡掌握的中国文化这时派上了用场。

“是！报告将军，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准备！”

西乡转身来到了队列前道：“勇士们出发吧！我在大本营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嗨！”

账房先生，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就是井上一郎了。他在丘阿朗的面前已经恢复了自己少佐的威严：“注意观察，绝不能让别人把吴氏兄弟这口利刃从我们的手里夺了去，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向他们公开身份，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

“嗨！”丘阿朗立即挺身。

井上摆了摆手，示意他放松后道：“好了，现在松下、山田，还有你，都按照指令有了自己的身份和落脚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潜伏下来的帝国武士一定会在这里为天皇建立不朽的功勋！”丘阿朗又是“啪”地立正：“嗨！誓死效忠！”

雪落时分

■特约撰稿人 贾鹤

看见雪，大概没有人不是心生欢喜的。小孩子欢喜雀跃，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大人看见雪，虽不像小孩子喜形于色，内心也会掠过异样的感觉。多愁善感的人们会从雪落中，感受自然的馈赠，赞颂着狂舞的精灵。

雪落的时候，伫立窗前，看万千银絮从空中飘散，有的姿态翩翩，轻巧落在行人的发肤眉间，有的鲁莽任性得像个孩子，目不斜视一路狂奔撞进大地的怀抱，转瞬就由冰晶化为不辨形状的湿。

雪落的时候，无须打伞，任这羽毛的轻盈拂过脸庞，温热和水凉碰撞出心头的微颤；或许有一两点俏皮的雪花落在你的睫毛上，先是小心翼翼地试探，继而前赴后继的拥吻，你在雪中仰起头，接受自然的宠爱，如同天地间你是被幸运之神独眷顾那一个。这一刻，你和你的心合二为一，纷繁杂乱的念头退避三舍，是你世界唯我独尊的主人，山川河流街灯人飞雪茫茫只为衬托这刻独一无二的你。

二

雪是北方冬天的福利，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从未远离，每个严寒而至的冬天必有一场雪来锦上添花，所以从没体会过雪天无雪的遗憾。

回想少时，留在记忆里的雪总是丰厚富足，远比现在全球温室效应下冬天应景降的这点雪来的慷慨。就像背诵的课文：早上起来，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房子白了，树梢白了。配图上带着棉帽的孩子欢快地堆着雪人，就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冬雪画。

小孩子看见雪，欢天喜地往雪地里蹿，来不及戴上妈妈准备的帽子和手套。一片规整的雪上立时印上了不规则的小脚印，这还不算，还有广袤未开荒的雪原等着我们去染指，滚雪球，打雪仗，比赛谁踩的雪窝最深，只玩得脸蛋儿上漾开两坨红通通的高原色，小手变成根根红萝卜，才恋恋不舍地在家长的喝骂中各自回家。骂就骂吧！听着母亲大人的唠叨，在炉子上烤着后知后觉的寒冷，没心没肺的快乐就好，反正有大把制造快乐的雪，还有似乎永远都不会分别的小伙伴。

诗风词韵

■小鱼儿
世界如此甜美、静谧
如同一首熟睡在摇篮里的摇篮曲
当我跋涉了千山万水，经过你
经过我，经过我孤独的国
当我重新站在童年的河边
仰望繁星，仰望大自然
我知道，我已经
获得了星星的许诺，以及大自然
无限朴素无限高贵的冠冕
没有比大自然更美妙的画卷
没有比生活更恢宏的诗篇
当世界在我的面前，张开了婴儿般的眼

落叶之美
这是季节的一场盛大的欢宴

当 (外一首)

这是恋人的一次优雅的烛光晚餐
许多事物乘着落叶，在尘世里飘飞
萧瑟而又美好
一条仿佛永恒的洒满落叶的小路
万物走着，我走着
落叶追随，其中一片最大的落叶
从不远处盘旋着呼啸而来
又突然消失在风里
只留下一片蔚蓝色的足音
我知道，它一定在某一个蔚蓝色的时空里，等待着与我
一次次重逢，直至完美相拥
从今生到来生
每一片叶子都是美丽的，都
与众不同，包括落叶

睡着了。父亲又是看着窗外闪烁的星星，陷入无奈的愤恨之中而无力摆脱。看守他们的土匪见他们没有了动静，就回到土牢尽头的值房睡去了。整个土牢又陷入阴森的黑暗之中。

突然，外面飞来的一颗石子惊醒依稀就要入睡的男人，他回身朝着石子飞来的方向一看，却见对面牢房里关着的萧羌正扒着门上的铁窗向他使着眼色。

关于这个萧羌，他从土匪的口中知道，这个曾经让土匪闻风丧胆的铁手捕头身陷匪巢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那一副视死如归的豪气倒是让土匪们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除了刚被抓进来时被打断了腿以防他越狱之外，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对他用大刑，因为吴阿来有令，只要他活着，官兵就不敢硬打他们的山寨。萧羌被关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此刻，男人急忙也扒住铁窗，而萧羌只有一条过道之隔。萧羌见状忙低声道：“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这帮天杀的土匪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的！”见对面的人点头，他又说：“我已经出不去了，但绝不能让孩子遭他们的毒手。这样啊，等一会儿就亮了，这个时候土匪都会过来查看，他们来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制造些麻烦，乘着混乱，你们乘机打开门快跑！”

“萧捕头，那你？”男人问。

萧羌道：“不要管我，我的腿断了，跑不动了。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你们逃跑，你们能跑出去就去报官，让官兵来把这股土匪给灭了！”

“萧捕头！”

“不要说了，准备快跑！”萧羌说完突然大叫起来：“来人！快来人！”

一个看守的土匪闻声匆匆跑来：“喊什么？活得不耐烦了？”

(未完待续)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漯河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特约刊登

